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姚雲纖

姚錦，字雲纖，一字仙裳，平湖世家女。以姊妹行序齒居七，故皆呼曰七姑子。幼不喜操女紅，獨好弄弦縵，唱歌曲，一學便工。隔鄰蒯氏兄弟，皆遊冶子，延曲師教習，長夏無聊，輒曼聲度曲，按拍依腔，引商刻羽。女鑿壁偷聽，得其指授，無人時轉喉學唱，音韻抑揚，不爽累黍，諸善才聆之，悉以為弗及也，因是呼女為「曲聖」，更從事於絲竹，鏗鏘嘹亮，益復可聽。一日，有窮措大攜書求售。女父適他出，女問何書。曰：「此納書楹《綴白裘》也。」女睹旁行斜上之字，知即所填工尺，欣喜如獲至寶，立拔頭上釵質錢易之。於是循音求字，漸能通曉。再讀詩詞，恍如夙習。女性既慧警，貌尤娉婷，鄰里咸串中諸女子，自歎弗如。父母愛之不啻掌上珍。遠近聞名求字者，幾於戶限為穿，而選擇甚苛，低昂無所就。近鄰有瑞蓮庵主持尼碧者，丰韻嫣然，莫知其所自來。見女若舊識，甚相契合。每聞女歌，心有所會，曰：「節奏諧矣，而音韻尚未流蕩。」爰親為展撥自譜一曲，悠揚宛轉，蕩人心志；既歌，餘音猶繞樑也。女極口贊歎，請就弟子列。尼曰：「此即《霓裳羽衣曲》也。誠欲習之，亦佳。」居三日，盡得其妙。尼私謂女曰：「觀子眉宇間有英爽氣，可授以劍術，然不可輕殺人。以後天下方多事，子即工此何用，不用以琵琶去擊賊也。」女再拜願學。尼啟篋得紅白丸各一，令齋戒沐浴，然後吞之。□日後，自覺身輕捷如猿猴，力能舉重物。每晨於庭中舞雙劍，人但見萬道寒光，絕不睹其身；空中有鷹隼過，飛劍擲之，無不下墮。尼居半年別女去，曰：「子術成矣。此地不可居，恐罹其厄，宜早自為計。」女以告父母。父母笑其妄。

無何，賊竄杭郡，大營潰，蘇常相繼陷，闔境倉皇謀遠徙。甫出城，賊掩至，女全家盡為賊裹脅以去，獨女得脫。女易男子妝束，子身出入賊中求父母，卒無音耗，憤甚，誓盡殺賊而後快。逕投金陵賊巢，資緣為偽官，常至偽天王府，識其往來門徑甚悉。一夕，偽天王宴於寒香亭。亭四週多曠地，植梅花萬株，時正花開，香雪霏几席。女效賊宮妝，靚玄炫服，抱琵琶混入眾女中俱進。導者令聯坐紅闌干側，依次奏樂。及女，女彈琵琶，聲獨雄壯淒厲，感人心脾，偽天王亟稱善。偽王妃旁侍，訝宮中無此人，何得來此？轉詰導者，亦無以應。命左右搜女身。女知事不諧，碎琵琶出匕首，以遙擲偽天王，中帝立者，殪。時偽宮中紛亂，左右已以兵至，舉刃攢刺女。偽妃蒙氏，粵西大足婦也，膂力絕人，急出六門手槍擬女，刻間殺百人，女卒不可得。導者及奏樂女子皆置極刑。女以隱形法得脫，宿於逆旅。月光射窗櫺，轉側不能成寐。忽聞簷際如飛鳥墮，門亦自啟，人影幢幢，立於牀畔。起身覘之，乃尼也。尼曰：「子舉事一何鹵莽乃爾！下民遭此大劫，乃天數也。子欲推刃於巨酋，毋乃逆天？此間亦非善地，宜速去。子父母皆無恙，必□年後乃相見也。」袖中出符二道，授女曰：「子後有急難，焚之，我立降。否則勿輕用也。」言畢，一躍出窗，迅同隼逝。女亦袱被遽行，未□里許，猝聞霹靂聲，火光燭霄漢，蓋相近有火藥局，以失慎致兆焚如也。

女以孤身獨行不便，易釵而弁，逕由漢走蜀中，解裝小憩成都。登山臨水，日出眺覽。偶游浣花草堂，瞻仰杜子美遺像，見有一少年先在，著白袷衣，舉目嫵雅，憑闌翹望，似有所思。見女至，趨與為禮。女亦答以長揖，顧盼之際，紅暈於頰。繼詢姓名，方知生亦浙人，孫姓，字鑄君，已登賢書，太守之猶子也。生因詰女居止。女曰：「兵燹之後，全家離散，飄泊一身，萍浮梗泛，言之可涕人也。」生爰慰勸邀至其寓。女辭之甚力，然仍與生東西對坐，並不言去。生因談詩詞兼及家鄉風景。女舌底瀾翻，妙緒泉湧。生服其胸次淵博，恨相見晚，轉詢女之旅齋，答以在錦雞坊側。頃之，有長鬣奴控騎迓生，遂別。

翌日，生果來訪。見女行李蕭然，琴劍書籍之外，了無所有。生曰：「范叔何一寒至此哉？敝署距此不遠，何不遷往同居？既忝鄉誼，兼又同屬吾輩中人，奚必過於介特哉？」女笑曰：「天生孤僻，性喜靜獨，不慣與人同處，非敢見拒之深也。」由是生昕夕過從，益復稔熟，聯詩斗酒，賞月看花，率以為常。

女詩歌之外，頗嗜曲，往往一舉□觥，顧飲量甚豪，從不見其有醉容。每至無可消遣之時，輒以舞劍為樂。當夫皓魄東升，劍光陸離，與清輝相激射，令人不能逼視。舞畢，女輒擲劍空中，有若長虹之亙半天，盤旋良久始下。生歎為絕技，謂：「以子之才，惜不見用於世耳。否則何至北備於戎而南躡於寇哉？」女笑而不答。生窺女几案間有曲譜，牀頭懸有簫笛、琵琶，因曰：「子亦好此乎？」女曰：「借以遣興，不能工也。」生強其勉歌一曲。女不可。一夕，酒酣，女曰：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！君曩求余歌，今夕何妨破戒。」遂彈琵琶抗聲而歌，音殊激楚，曰：「既此以代驪歌。」遂起告別。生急問何往。曰：「將至都門應京兆試。」生曰：「然則請少俟□日，余亦束裝同行。明歲本欲射策南宮，豈在多此半載勾留乎？有子偕，何虞寂寞。」女不許，強之而後可，曰：「然則宜先約法三章：雖同寓不同室，『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』哉？」生曰：「諾。謹如教。」刻期並發。

途中馳馬試劍，備極作客之樂。行近齊魯交界，林木惡雜。忽聞鳴鑼聲，女曰：「綠林豪者來矣。君請略避，觀我立殪此輩。」即縱馬前行。一騎從林間躍出，粉面細腰，蠻靴窄袖，亦女子也，手挽流星錘，遠擲□數丈外。飛女劍格之，鏗然作金鐵聲。女子駭曰：「何得有碧家數？特碧傳女而不傳男，君豈莽頭陀弟子耶？請明告我，否則三尺霜鋒下無些子情也。」女曰：「毋逞強，請下馬受縛。」方運劍及女子，而雙手忽被束；回視生，亦捆如蝟伏，面色若土，殼棘之狀可掬。女陡憶尼言，即以纖手探胸際所懸，取符出，燃粹焚焉。須臾，尼自雲端冉冉下，呼曰：「玉環何逼人太甚耶？」女子下馬伏地，拱手曰：「不敢。」顧女及生曰：「此兩男子是師何人？豈素相識，有香火情耶？」尼指女曰：「此汝同門妹也，固以巾幗而冒鬚眉者也。」脫足示之，雙翹纖如荊筍。女子笑曰：「何不明言。」戟指呵之，紅絲自落。請於尼曰：「師既來，盍偕臨茅舍，以敘同門之誼？」女問師：「姊所用何術？」尼曰：「即世所傳捆仙索也。如虛劍法高強，不敢與敵，即行此術，所謂先發以制人也。」至是生始知女之改妝，曰：「我固疑世間無此美男子，觀卿舉止，每於剛健中含婀娜，一載疑團，今始打破。」

既抵山莊，室頗宏敞。雖竹屋紙窗，槿籬石壁，而花卉蕭疏，泉石清綺，人之頓覺塵慮盡滌。是夕，殺雞為黍，佐以山肴野蔌，香美異常。席間生自陳琴弦新斷，正擬續膠，尼為冰上人，離座再拜，情詞懇摯。時女正入室更衣，故生乘間以言之也。尼曰：「是亦前緣早已預定，老身雖欲不許，豈能與月下老相顛倒哉？」須臾女出，尼即命女仍作閨閣妝，且告之故，曰：「明晨黃道吉日，即可在此完姻。」女子即令婢媪收拾園左三椽為洞房，鼎彝帷幕，無不畢備。生視之，雅潔古樸，遠勝衙署，欣慰殊甚。既合巹，伉儷相得，自不必言。細詢，女子姓吳，字繡鸞。父曾官守備，以發逆竄臨清，失機褫職。壯年嘗作保鏢，往來燕齊間。女子少即學拳棒，得父所傳。後與尼遇，乃習飛錘。尼既授女劍術，另以符咒畀女子，並示以口訣云：「紅絲□丈，制鬼縛仙；敵強即發，毋為彼先。」女子原籍亦非山左人，以父死流落於此，不能歸耳。生因勸女子：「業此殊非長策。或偕師妹同歸浙杭，我於西湖有別墅，願奉以居姊，何如？」女子笑謝之，曰：「吾師曩日謂子姻緣非在析津，必在京華，當偕君同作北行可也。」

生既入都應試，榜出獲雋，殿試居二甲，登詞林。同年中有衛文莊者，貌魁梧，精舞槊，力能敵萬人。一夕，過生舍，吳女於簾下窺見之，告女曰：「此真吾婿也。」令生訪之，並未有妻。生乃認吳女為妹，托人往說。衛欣然納聘，涓吉成禮，奩贈甚豐。詢衛所學，固莽頭陀高足也。由此兩家往來如姻婭焉。